纪录片《大先生》

第一集 教文育人

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实况】

【同期声】

现在颁授国家荣誉称号奖章。于漪，人民教育家，精心育人的一代师表，素质教育的坚守者。60多年来，躬耕于中学语文教学事业，为推动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作出重大贡献。

【旁白】

2019年9月29日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，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自给91岁的于漪佩戴上“人民教育家”国家荣誉称号奖章，她是基础教育界唯一获此殊荣的代表。她是师者楷模，更是学生们为学、为事、为人的“大先生”。

【片头】 大先生 教文育人

【上世纪80年代于漪课堂实录】

【同期声】

学生：我觉得这里动了情，还有好奇的心情。

于漪：还有好奇的心情，对不对？好奇、崇敬。请坐。

 赞颂、神往。

成色纯，成分纯，看看成分纯是靠什么的？

学生：用眼睛。

于漪：要视觉吗？

学生：要的。

于漪：可以看，淡的还是浓的，不仅是视觉，还有什么？

 待会我们下课品尝一下好不好？

这个问题先体验一下。

【旁白】

听于漪上课，令人印象最深的便是那活跃的课堂氛围。她善于通过诱导启发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。在她的课堂上，教材、教师、学生之间有着一张无形的网，互相作用，时而安静品读，细细思索；时而讨论争辩，慷慨陈词。

在已经出版的改革开放初期于漪的 18 次 28 节教学实录中，平均每堂课于漪与学生互动多达 113次。

于漪上课，没有固定的模式，常常因课制宜，不拘一格。她曾经“手脚并用”，以表演的形式展现《背影》中父亲攀爬月台的艰难和对孩子的爱；她用一枚铜钱展示《卖油翁》的绝技，令初中学生兴趣盎然地讨论古时百姓生活，触摸历史脉搏；她带领学生们来到学校花圃，实地讲授课文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……

【谭轶斌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副主任 语文特级教师】

她说教学应该是无恒,就是没有恒定的模式的,一旦有模式了它就会固化。像当年徐迟的《哥德巴赫猜想》问世,第二天,她就找到组内的数学老师说,明天我们俩一同来教这篇课文,你来教数学知识,我来教科学家的探索精神。

【王平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副书记 [上海市教委](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8%8A%E6%B5%B7%E5%B8%82%E6%95%99%E8%82%B2%E5%A7%94%E5%91%98%E4%BC%9A/3767067?fromModule=lemma_inlink)主任】

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，她就鲜明地提出“要目中有人”。她上课从来不重复自己，即使同一篇课文，她也绝不用同样的方法教第二遍，因为在她眼里“文章是旧的，但学生是新的”。

【旁白】

于漪是上海首批17名特级教师之一，她至少上过2000节公开课。更难得的是，于漪的课从来不重复，即使是同一篇课文教第二、第三遍，也绝不重复。

原上海教育学院教授张撝之先生曾以梅兰芳博采众长、自成一家做比喻,把于漪称作“教育界的梅兰芳”。就是这样一位中学语文教学执牛耳者，于漪的教育生涯竟然并非从教语文开始。

共和国诞生之初，于漪从复旦大学教育系毕业。进入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，当起了历史老师。不过一年时间，校领导又找她谈话，让她去教语文。

【于漪 人民教育家】

当时，bpmf我不认识的，因为现在的《汉语拼音方案》我没有学过。我想，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，再困难也要克服。

【旁白】

学校的语文教研组长是一位国学底蕴深厚的老学究，课也上得精致动人。于漪很想去这位经验丰富的前辈课堂上听课。

【于漪 人民教育家】

我每天一清早6点多钟就到学校，我就是扫地、抹桌子、泡开水、拖地板、倒痰盂，“有事，弟子服其劳”，我想感动上帝，结果他就是不让我听。

【旁白】

终于有一天，在教王愿坚小说《普通劳动者》的时候，于漪惊讶地发现，不让自己听课的老先生竟然出现在自己的课堂上。

【于漪 人民教育家】

我说徐老师，您刚才听的课，请你指导指导。（他说）你有几点是好的，他说不过，语文教学的大门在哪里，你还不知道呢。哎呀，这个我一听了之后，头“嗡”的一声，五雷轰顶。

【旁白】

语文教学的大门到底在哪里？前辈师长的金石之言，为于漪提供了恒久有力的鞭策。

【于漪 人民教育家】

我想我既然做教师，我就要对学生负责任，我一定要找到大门，而且要登堂入室。

【旁白】

此后三年，于漪埋首苦读，将所有业余时间都贡献给了书本。她硬是靠自学，掌握了高等院校中文系全部专业课程。

【于漪 人民教育家】

每天晚上 9点以前搞工作，9点以后自己再进修了，天天到1点钟，真是明灯伴我过半夜。

【旁白】

语文课是语言的学科，于漪对自己教学语言的训练更是一丝不苟。每一天清晨，她都会像“过电影”一样把当天要上课的内容演练一遍，把口语转变为规范的书面用语，“丰而不余一言，约而不失一辞”。于漪出口成章的本领也便是通过这个方法慢慢成就。

冬去春来，于漪的课堂教学渐渐得心应手。而她也越来越不满足于一言堂、满堂灌的教学模式。她创建了自己独特的语文教学方法。

【上世纪80年代于漪课堂实录】

于漪：鲁迅先生的笔对封建势力，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，如匕首，如投枪，直刺敌人的心脏，所以这里很有些气势。因为要写他大无畏，为了民族解放的事业献身的这种精神，牺牲的精神。所以一开始在阐述的时候就很有气势。

【于漪 人民教育家】

因为我们过去的课堂教学形式是线性的，我讲你听，你问我答，很多人做旁观者。我现在就是要变成网络式的，把每个学生都组织在学习场当中，这个网络当中，这样每个学生就是发光体，就是要每个学生，能够做学习的主人。

【旁白】

1963年是于漪成为语文教师的第四个年头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她参加了杨浦区中学语文教研组长座谈会。在会上她好似初生牛犊，大胆地直抒胸臆，侃侃而谈。

【于漪 人民教育家】

可能是我不是中文系毕业，我觉得有些教法好像很浪费时间，很繁琐，很形式主义。

【旁白】

于漪第一次提出“教育就是要育人”，她要建立一种网络式、辐射型的教学方法。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，让老师与学生，学生与学生之间相互作用，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。

【于漪 人民教育家】

比如说你教一个词，学生没有碰到过的，那么我们往往就是把它写在黑板上，然后怎么解释，其实你让学生去查工具书，不是更好吗？

【旁白】

于漪的一番发言引起了同行们的关注。在那之后，各个层面的老师都去听她上课。教室后排常常坐满了前来听课的老师、领导。

【王厥轩 于漪学生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原主任】

她的课文导入出人意料,但是又在情理之中；她的板书鞭辟入里,把整个课文的灵魂,都把它串联起来；她课文的剪裁，何处是经络,何处是骨骼,那都是非常清晰的。

【景洪春 语文特级教师】

我记得于老师有一句名言：我一辈子都在反思，我的课有多少节是教在黑板上的,有多少节是教在学生心里的。

【旁白】

通过各级教研室的反复听课，抽检教案、学生的作业等等，不到半年时间，于漪的教学才能得到了充分认可。这位日后在语文教坛享有盛誉的老师，正是在此刻崭露头角。

1965年5月的一天，于漪的课堂从教室搬到了几百人的大礼堂，从上海各个区县、远郊前来观摩学习的老师座无虚席。

【于漪 人民教育家】

我一进这个观摩教室，站起一个人来，我吓了一跳。他说我是崇明的老师，早上根本没有办法赶过来听课的，所以我昨天晚上就到了，我没有地方住，我就进教室睡的，那个时候蚊子很多，我很感动。

【旁白】

于漪主讲的篇目是毛泽东《新民主主义论》中的名篇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》。课后，有人称赞这堂课是“富有思想性、战斗性的语文课”。很多人从此知道了，杨浦区有个叫于漪的老师很有本领，能把高中语文最难啃的“议论文”教的深入浅出、独具一格。

此后，于漪的公开课一堂接着一堂，她的论文也频频发表在学术期刊上，她“胸中有书，目中有人”的教育观点日臻完善。

【1977年，电视公开直播课《海燕》实况】

于漪：在世界上可以说是首屈一指……

【旁白】

在视频直播授课司空见惯的今天，很多人却依然清晰地记得45年前，上海电视台直播的一堂语文课。

【潘建娟 杨浦中学77届学生】

当时我们都很兴奋，但是又很紧张，因为那个时候上电视是一件很大的事情。那时候家家户户电视机还不是很普及。大家都回去分头找自己最漂亮的衣服，有时候没有的，要问姐姐借，问妹妹借，男同学都是去找白衬衫蓝裤子。 灯光一亮，大家一点声音都没有。那时候，于老师非常镇定自若地走了进来，而且对我们笑了笑，她这一笑把我们的心都定下来了。

【旁白】

这是恢复高考后，面向上海全市直播的第一堂公开课，上课的老师正是于漪。

【于漪 人民教育家】

我上完了以后，跟学生一道出来，很开心，我真是开心的不得了。十年动乱是乌云遮住太阳，我突然就想到高尔基的《海燕》。狂风、雷鸣、乌云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。

【旁白】

教育事业的春天，来了。

1978年，语文教育家吕叔湘先生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文章，呼吁尽快恢复语文教学及研究工作。同时，对于语文教学方法和语文学科性质的讨论也摆到了老师们的面前。一时间，各种意见想法激烈碰撞。

【于漪 人民教育家】

第一个就是叫水到渠成，他说教语文，只要在语言文字上训练就行了，如果什么时候讲思想教育，什么时候语文水平就不能提高，我是不同意的。语言文字是表，思想内容是里，一定要表里结合，我们的语文水平才能真正提高。

【旁白】

刚刚当选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的于漪发表了题为《既教文，又教人》的文章，开宗明义，明确提出语文教育要具备“思想内容与表达形式辩证统一的整体观念”。

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，各种思潮也伴随而来。语文的“工具化”倾向日益凸显。标准化考试引入中国，也从某种程度上使人们忽视了中国基础教育自身的民族化特点。

【于漪 人民教育家】

褒洋贬中成为一种舆论，学生不要学语文，一怕文言文，二怕周树人，三怕写作文。有些学生讲外国的文学要读的，我简直就是觉得不可思议。

【旁白】

语文教学陷入题海训练，各种教辅读物牢牢占据了学生的书桌。学生对语文没有兴趣，老师也陷入了迷茫。

【于漪 人民教育家】

我一个学生是《解放日报》的记者，他告诉我，他的儿子，做小学二年级造句，水很活泼，这句子很好，多生动。那么打叉，考卷错了，他妈妈讲，对的，不要改，小孩子不行，一定要改，老师讲的是错的了，水怎么活泼呢，不能活泼啊，只能按照标准答案来答。

【旁白】

针对“语文课就是基础工具课”的观点，于漪提出了旗帜鲜明的反对意见。“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侧面，不可机械割裂，否则就会把语文引入死胡同”。

【于漪 人民教育家】

我说我们的教育，到底是育人还是育分。

【旁白】

1995年，于漪又撰写文章《弘扬人文 改革弊端》，明确指出“学语文就是学做人”。中国的“语文教学当然要走中国自己特色的道路”，要以教育的自信创建自信的教育，于漪的观点掷地有声、振聋发聩。

随着于漪等诸多有识之士的大声疾呼，上海语文教育界首当其冲，开始转变落后的教学观念，扭转应试升学的陈旧局面。这些在语文教育领域交流碰撞的思想火花，也引领了日后上海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，对新时期学科育人等试点起到了深远的影响。

在历时二十余年的“一期课改”“二期课改”工作中，语文教材编写任务最为浩繁，于漪始终参与其中，即便那时她年事已高。

【王厥轩 于漪学生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原主任】

整个教材的编写过程中,于老师告诉我，厥轩,为了上海的课改,我真的是下尽了苦功,我连教材的标点符号，我都一个不放过的。我打电话给黄老师（于漪的先生），黄老师讲，厥轩,你放过于老师，她82岁了,她不是28岁。听了这个话的时候,我真的是心里很难过的,就是把上海语文教材,这样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,我压在一个80多岁老人的身上,而且她是我的恩师,所以我真的是于心不忍。

【旁白】

这一时期，于漪连续撰写了《准确而完整地认识语文学科的性质》等多篇文章，多角度阐释了语文学科“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”的特征，直接影响到当时语文课程标准的起草。

【王荣华 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】

她作为一个（中国）语文（教育）的大家,为我们国家的语文学科性质观的确立,起到了独特的、关键的作用。

【旁白】

1996年，国家教委颁布的《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（供试验用）》，明确指出：“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，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。”语文教育性质得到了准确的认定。

直至今日，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(2017年版)》提出语文核心素养与于漪的“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”的观点一脉相承，愈发验证了于漪对语文教育性质所做的反思具有时代性、前瞻性的伟大意义。

从“目中有人”到“教文育人”，于漪逐步构建起了自己完整而系统的语文教育思想。70多年来，她勤于思考、笔耕不辍，把自己的实践、研究一一付诸文字。

2018年，8卷21册，近600万字《于漪全集》出版发行。截止2017年底，于漪共发表论文531篇，专著37部，还有100多部合著及主编的作品。然而即便如此，于漪仍然常说“我做了一辈子的老师，但我一辈子都在学做老师”。